

# 阿西莫夫科幻短篇全集：最后的问题（全2册）

作者：艾萨克·阿西莫夫

## 致读者

我写短篇故事已经有五十一年了，仍未到辍笔的时候。除了数百篇已公开发表的，当下在出版社待印的作品尚有好几十篇，还有两篇虽已完稿但仍未交付。所以，我远没有退休。

然而，一个写短篇故事的人，怎么可能在笔耕如此之久后，仍觉得留给自己的时间很长？正如歌中所唱：“未来其实比从前更短。”

因此，是时候让出版社做个阶段总结了，将我所有的小说，包括短篇和中篇，收集成册，设计成统一的版式，只是分精装和平装。

我这么说可能略显自负（我常常被批评说有这个毛病），但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挺受欢迎，而且经年以来热度不减。不过，要想找到某篇特定的小说，比如一篇你已经丢失却仍想收藏的小说，或者一篇你听说过却无缘读到的小说，绝非易事。我的小说曾首版于众多各式的期刊，如今这些期刊的原版都已买不到了。后来，它们又出现在各种选集之中，现在也几乎见不着了。

出版社意图将这套多卷的选集做到完整和统一，以此希望科幻界、奇幻界（因为我众多的奇幻小说也会被收录在内）以及图书馆能急切地抢下它，并清理好书架，为它留出空位。

这一卷的头几篇取自20世纪50年代我的两部早年选集——《地球够大了》和《九个明天》。

《地球够大了》收录了我个人中意的一些故事，比如《选举权》，它讲述的是最终选举日的故事；《生活空间》，它给了每个家庭一个自己的世界；《他们曾经拥有的欢乐》，我被收录最多的故事；《讲笑话的人》，假如你从未读过它的话，我敢打赌你猜不中它的结局；还有《梦乃隐私》，罗伯特·海因莱因曾因此指责我利用自己的神经质捞钱。

《九个明天》是所有选集中我最喜爱的，收录的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中我自认为的上乘之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后的问题》，它是我所有作品之中的最爱。

然后还有《丑陋的小男孩》，它是我的第三最爱。我的故事一般都比较理智，但它倒是能让你流下一两滴眼泪。要想知道哪个故事是我的第二最爱，你只能去读这套全集中的其他卷了。《能力的感受》是另一个常常被收录的故事，考虑到它完成于还没人想象到过便携式计算机的年代，它是具有预示性的。

《世界上所有的烦恼》是个悬疑故事。《将死的夜晚》带有神秘气息，唉，基于一个如今已被证伪的天文“事实”。

最后，本卷还收录了一部后期的选集，即《日暮和其他故事》，书名突显了《日暮》，美国的众多读者和科幻作者都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科幻故事（我不这么认为，但也无法反驳）。还有其他一些我的最爱，包括《人类培养皿》，有点惊悚；《萨莉》，表达了我对汽车的态度；《罢工破坏者》，我觉得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还有《眼睛不仅能用来看》，一把拨动心弦的扳手。

我们还会出更多卷，但请从这一卷开始读起。你知道的，这会令一个老头儿无比欣慰。

艾萨克·阿西莫夫

纽约

1990年3月

## 过去已死

阿诺德·波特利博士是一位古代史教授，这一点本身并不危险。但他看上去也是活脱脱一副古代史教授的样子，于是便有了机会将世界搅个天翻地覆。

假如波特利博士天生就有又大又方的下巴、锐利的眼神，再配上鹰钩鼻和宽肩膀，撒迪厄斯·阿拉曼——年代观测系的主任——可能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

然而，站到撒迪厄斯·阿拉曼桌子前的波特利博士显然脾气温和：一对浅蓝色的眼睛惆怅地看着阿拉曼，两眼之间长着一只塌鼻子；小小的身形，穿着整齐，似乎盖着“小人物”的戳记；薄薄的棕色头发，擦得恰到好处的鞋子，活脱脱一副保守的中产阶级打扮。

阿拉曼随意地问了一句：“有什么事吗，波特利博士？”

波特利博士的嗓音很轻柔，跟他的形象很是般配：“阿拉曼先生，我来找你，因为你是年代观测方面的一把手。”

阿拉曼笑了：“并不是。我上面还有全球研究专员，在他之上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当然，在他们二人之上，还有地球上的公民。”

波特利博士摇了摇头：“他们对年代观测不感兴趣。我来找你，先生，是因为两年来为了我的古代迦太基研究，我一直在试图获取时间窗的许可，也就是年代观测的许可。但我没能获得。我的研究手续完备，我的研究方向也并无不妥之处，然而——”

“我相信这跟你的研究方向无关。”阿拉曼沉吟道。他打开贴有波特利名字的文件夹，翻看着里面薄薄的几页复印纸。这些都是马尔蒂瓦克生成的，它那硕大的拟人大脑里保存着系里所有的记录。当谈话结束后，这几页纸会被销毁。日后，当有需要时，短短几分钟之内它仍能再生成一份。

阿拉曼翻页时，波特利的声音一直在单调地持续着。

这位历史学家在说：“我想强调，我的问题很重要。迦太基是古代商业社会的顶点。在古代社会中，与原子时代之前的美国最有可比性的就是罗马前的迦太基。在维京人出现之前，他们是最勇敢的水手和探险家，比被高估的希腊人强多了。

“对迦太基了解越多，我们的收获也就越大。然而，我们仅有的知识都来自他们死敌的记录，也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记录。迦太基人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为自己正名，即使写过，这些记录也都遗失了。因此，迦太基人成了历史上最有名的恶棍之一，显然这并不公平。时间窗或许能改正这一错误。”

他还说了很多。

阿拉曼依旧在翻看面前的复印件。他说：“你应该知道，波特利博士，年代观测，或是你口中的时间窗，是个困难的过程。”

被打断了的波特利博士皱了皱眉头，说道：“我只要求观测几处选定的时间和地点。”

阿拉曼叹了口气：“即便只是几处，甚至只是一处……它也是一门精确到难以想象的艺术。这里面涉及调焦——找到合适的场景并捕获它。还有声音的同步，这需要完全独立的电路。”

“我的问题非常重要，它值得付出这些努力。”

“是的，先生，毫无疑问。”阿拉曼脱口而出，否认他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是一种难以原谅的无礼行为，“但你必须理解，即使是最简单的观测，也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等待使用年代观测的队伍很长，等着使用马尔蒂瓦克的人就更多了，马尔蒂瓦克掌握着控制系统。”

波特利不悦地摇了摇头：“你什么都帮不了吗？两年了——”

“事情总有个轻重缓急，先生。我很抱歉……抽烟吗？”

听到提议后，历史学家的身子猛地往后一仰，眼睛也突然盯着冲他递过来的烟盒瞪大了。阿拉曼吃了一惊，收回了烟盒。他做了个想要从里面给自己拿根烟的动作，又改变了主意。

看到烟盒被收起来，波特利掩饰不住地松了口气。他说：“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尽可能地靠前排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阿拉曼笑了。有人在类似的情形下提出过用钱来买通，当然行不通。他说：“优先权是计算机排定的。我无权擅自改变。”

波特利僵硬地站起了身。他的身高大约五英尺半：“那好吧，再见，先生。”

“再见，波特利博士。我真的很抱歉。”

他伸出了手，波特利微微握了握。

历史学家离开了。阿拉曼按铃把秘书叫了进来，把文件夹递给了她。

“把这个，”他说，“处理了吧。”

又剩自己一个人了，他苦涩地笑了笑。在他为人类服务的四分之一世纪之中，他经常仰仗一项技能——拒绝。

至少这家伙还容易打发。有时他还要施加学术上的压力，甚至收回经费。

五分钟之后，他已然忘了波特利博士。后来回想起来，他在当时也没预感到任何危险。

在产生挫折感的第一年，阿诺德·波特利感受到的也仅仅是挫折感。然而，到了第二年，挫折感令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先是感到了害怕，随后是着迷。有两件事阻止了他把想法变成行动，虽然他的想法有违学术道德，但这两个阻碍都与此无关。

第一是他还有希望，政府总有一天会颁下许可证，他也就没必要节外生枝了。这个希望在跟阿拉曼的谈话结束之后破灭了。

第二跟希望完全不沾边，而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他不是个物理学家，他也不认识哪个物理学家能提供这样的帮助。大学物理系的家伙们手头经费都充裕，各自埋头于自己的研究。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会当作没听见，最差的结果是他们会举报他学术不端，搞得他连最基本的迦太基研究经费都会被剥夺。

他不能承受这个风险。但年代观测又是唯一能深入其研究领域的方法。没了它，跟经费被剥夺了也没什么两样。

其实，有迹象表明第二个障碍或许能得以扫除，而且该迹象出现在他与阿拉曼谈话的一周之前，但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它发生在教职员工的茶话会上。波特利雷打不动地参加这项活动，因为他把它当作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而他对工作一向是相当严谨的。不过，出席归出席，他并不会把跟人聊天或交新朋友当成自己的责任。他会有节制地喝上一两杯，和主任或刚好在场的系领导们友好地聊上一两句，对其他挤出一丝微笑，最后早早地离开。

在最近一次的茶话会上，照他平常的习惯，他不会注意到角落里站着一位安静得甚至有些突兀的年轻人。他肯定不会想要跟这个年轻人聊天。然而，鬼使神差的，他竟然破例了，做出了跟自己的本性完全相悖的行为。

那天早上，波特利太太在吃早餐时悲戚地声称自己又梦到了劳拉，这次的劳拉已经长大了，却仍然保持

着三岁时的脸庞，显示她是他们的孩子。波特利没有打断她，过去他还会跟她起争执，说她太沉湎于过去和死亡。劳拉不会回来了，不管做什么梦也好，谈什么话也罢。不过，只要卡洛琳感到安慰，那就让她做梦，让她说吧。

但当波特利那天早上去往学校时，他发现自己终究还是被卡洛琳的情绪影响了。劳拉长大了！她死了都快二十年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此生的唯一。一直以来，每当他想起她时，她始终是三岁的模样。

此刻，他暗自思忖着：如果她还活着，她不应该还是三岁，应该快二十三岁了。

他无助地想象起了劳拉渐渐长大的样子，一直长到二十三岁。他觉得好难。

但他还是尽力想了：劳拉化妆了。劳拉跟男孩子约会了。劳拉——结婚了！

就是在这这一刻，波特利看到了那个站在教职员圈子外围的年轻人。波特利不切实际地遐想着，劳拉可能就会嫁给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有可能就是他本人……

劳拉可能会在大学里碰到他。也可能是哪个晚上，波特利夫妇会邀请他来赴晚宴。他们可能会对彼此产生兴趣。劳拉肯定会出落得很标致，而这个年轻人长得也不赖。他的肤色较深，脸庞俊俏，衣着却随意。

白日梦很快就醒了，然而波特利依然傻乎乎地在盯着年轻人看，没把他当成陌生人，而是另一场人生中可能的女婿。他下意识地走向了那个人，几乎像在梦游。

他伸出了手：“我是历史学系的阿诺德·波特利。你是新来的？”

年轻人显得略有些惊讶，忙不迭地把酒杯换到了左手，好腾出右手来跟他握手：“我叫乔纳斯·福斯特，先生。我是物理系的新讲师。这学期才开始的。”

波特利点了点头：“希望你能在此过得愉快，事业进步。”

谈话到此结束了。波特利终于回过神来，觉得尴尬，便走开了。他回头看过一次，但亲密关系的假象已经消失了。事实就是事实，他不禁为自己陷入了妻子有关劳拉的蠢话而气恼。

然而，一个星期之后，甚至当着阿拉曼的面，那个年轻人又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物理系的讲师。一个新讲师。他当时是聋了吗？耳朵和大脑之间发生了短路，还是因为就要和年代观测系主任会面所以触发了某种自动抑制机制？

但会面失败了。因为想到了那个只聊过一两句的年轻人，波特利没有再展开他的请求。他巴不得马上就离开。

在回大学的特快旋翼机上，他希望自己是个迷信的人。那样他就能说服自己，那次随意的、无意义的会面其实是上苍刻意安排的，是命运使然。

乔纳斯·福斯特对学术生活并不陌生：漫长而又坎坷的博士学位攻读之路会把任何一个新人变成老手；博士后时的助教任务又充当了增强剂。

而现在他成了乔纳斯·福斯特讲师，下一步是要取得教授资格。于是，他发现自己和其他教授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

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升职有投票权。另一方面，在游戏如此早期的阶段，他还无法搞清教授之中谁能够跟系主任或校长说上话。他并不想成为校园里的政治家，况且，恐怕他也没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这一点而卷入风暴。

因此，福斯特倾听着这位举止温和却隐约有些局促的历史学家，并没有让他闭嘴、打发他走——这显然是他下意识的第一反应。

他仍然清楚地记得波特利。此人曾在茶话会上跟他搭讪（茶话会本身很无聊）。这家伙只跟他生硬地聊了两句，眼睛不知怎的还湿润了，然后仿佛突然清醒了，又匆匆离开了。

当时福斯特觉得他挺可笑，但此刻他却觉得波特利可能是有意来结识他的，确切地说，是故意给他留下那种印象，让自己显得如同一只古怪的鸭子，古怪但无害。此刻，波特利可能正在揣测他的想法，寻找着他内心斗争的迹象。当然，在深交之前，这么做也无可厚非。然而波特利可能是认真的，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或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可能就是一个危险分子。

福斯特嘟囔了一句：“这个嘛——”为了给自己争取点时间，他拿出了一盒烟，作势要给波特利递上一根，先给他点上，然后再慢慢地给自己也点一根。

但波特利马上就开口了：“福斯特博士，请别抽烟。”

福斯特吓了一跳：“对不起，先生。”

“没事。我才要说对不起。我受不了烟味，我有洁癖。对不起。”

他的脸色都发白了。福斯特收起了烟。

福斯特一边忍受着烟瘾，一边字斟句酌地说道：“你来征求我的建议，我感到很荣幸，波特利博士。但我不是一个中微子学家，在这个领域里我并不专业。即使连提供建议都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坦白地讲，我都没怎么听懂你讲的。”

历史学家的脸色一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中微子学家？你现在还什么都不是呢。你还没拿到过任何经费，不是吗？”

“这才是我的第一个学期。”

“我知道。我猜你甚至还没申请过任何经费吧。”

福斯特勉强笑了笑。进入大学三个月了，他还没能准备好将申请经费的材料递交给职业的科学作者，更别说递给研究委员会了。

（幸运的是，他的系主任还算宽容。“不用着急，福斯特，”他说，“先整理好你的思路。确保你知道自己的方向，知道它通往哪里，因为一旦你拿到了经费，你的专业就正式确定了，不管是好是坏，它将成为你职业生涯的方向。”这话听着像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通常也意味着真理，福斯特也承认这一点。）

福斯特说：“波特利博士，我受的教育和我本人的爱好都是重子学，我还辅修过引力子学。我在申请这个职位时就是这么描述自己的。重子学还不是我正式的专业方向，但今后会是。至于中微子，我甚至都没学过这门学科。”

“为什么没有？”波特利追问道。

福斯特愣了愣。这种对他人专业状况粗鲁的好奇心总是令他不舒服。他用尽量克制的语气坦承道：“我的大学里没有中微子这门课。”

“上帝啊，你上的哪所大学？”

“麻省理工。”福斯特平静地说。

“他们不教中微子？”

“不教。”福斯特觉得自己的脸都红了，不自觉地开始了辩解，“中微子是一门非常专业的课程，现实意义却不大。年代观测或许用得上它，但也就这么一个现实的应用，而且它也走入了死胡同。”

历史学家急切地盯着他：“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中微子学家？”

“我不知道。”福斯特直白地说道。

“那么，你知道有哪所学校教中微子吗？”

“我不知道。”

波特利机械地笑了笑，笑容里没有愉悦的成分。

福斯特讨厌这个笑容，觉得它对自己是种侮辱，脾气也上来了。他脱口说道：“先生，我想提醒你，你已经越界了。”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对任何一种物理学的兴趣，专业式的兴趣，是——”他停住了，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

“学术不端？”

“是的，波特利博士。”

“我的研究驱使我进入了物理学。”波特利严肃地低语了一句。

“你该去找研究委员会。假如他们允许——”

“我已经去过了，没能解决我的问题。”

“那显然你该放弃你的想法。”福斯特知道自己听上去有些假正经，但他不想让这家伙诱导自己说出什么不妥的话。他的职业生涯才刚开始，不该冒愚蠢的风险。

显然，这句话刺激到了波特利。这家伙毫无征兆地爆发了，冒出了一连串急促的、不妥的话语。

他说，学者只有在他们能够自由地追寻自己的兴趣时才真正算得上自由。他说，研究一旦被强制禁锢在那些掌管钱包的家伙预设的范围内，就不是研究了，而是奴役，只会停滞不前。他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他人在学术上的兴趣。

福斯特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一切。这些说法都不新鲜，他听到学生们这么说过，为了吓到他们的教授；他也曾这么说过一两次，只是为了好玩。任何一个学习过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想法。

然而，令福斯特不解的是，一个现代的学者能够说出这派胡言，几乎有悖于常识。没人会鼓吹管理工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工人都按照各自当下的喜好来工作，或是让水手按照各自随意且矛盾的想法来控制货轮。在上述两种情形下，理当存在某种形式的中央控制单位。为什么指引和命令能使工厂和货轮获益，却不能让科学研究获益呢？

有人可能会说人类的大脑和货轮或工厂有本质的不同，但科学的历史证明刚好相反。

当科学还在早期，已知世界所有的或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掌握在单个的大脑里，确实没有必要加以指引。在还没有地图的无知世界里随意游荡，有时会误打误撞地做出惊人的发现。

但随着知识的增长，在准备前往未知世界的旅程之前，需要吸收越来越多的数据，才能令旅程有意义。人类必须区分专业。此外，研究员需要的资源实在太多，一整个他本人无法集全的图书馆、一整套他本人无力承担的仪器设备，等等。渐渐地，单个的研究员让位给了研究小组和研究院。

研究所需的经费也随着设备的增多而变得越来越庞大。现在还有哪个大学小到连一台迷你核反应堆或三级计算机都没有？

几个世纪之前，个人已无力资助研究了。到了20世纪40年代，只有政府、大企业、大学或研究院才有能力资助基础研究。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甚至连最大的大学都要完全依赖政府的经费，而研究院只能凭借税收优惠和公众的支持才能存活。到了21世纪初，工业集团变成了世界政府的分支，因此在那以后，研究的经费来源继而为研究的方向，自然变得中央集权，处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

这一切都是自然发展的。科学的每个分支都完美地契合了公众的需要，不同的分支之间合作紧密。过去半个世纪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足以证实，科学并没有陷入停滞状态。

福斯特想说的这些话还没怎么说出口，就被波特利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说：“你在重复官方的宣传。你眼前就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官方观点的错误。你没意识到吗？”

“坦白地讲，没有。”

“那好，你为什么说时间窗走入了死胡同？为什么中微子不重要？你就是这么说的，说得那么确定，但你从来没学过。你说自己对此一点都不懂，你的学校甚至都不教——”

“连学校都不教，这还不足以证明它不重要吗？”

“哦，明白了。因为它不重要，所以才不教。因为它不教，所以才不重要。这种逻辑能让你满意吗？”

福斯特觉得有点晕了：“书里是这么说的。”

“够了。书里说中微子不重要。你的教授也这么跟你说，因为他在书里读到了。书里这么说，因为有教授是这么写的。有谁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才这么说的吗？有谁做过研究？你知道有谁吗？”

福斯特说：“我觉得再这么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波特利博士。我还有工作——”

“再给我一分钟。我只想让你听听这个，看看你会有什么想法。我认为政府在积极地压制中微子和年代观测的基础研究。他们在压制年代观测的应用。”

“不会吧。”

“为什么不会？他们能办到。这就是政府控制下的研究。假如他们拒绝给某个分支学科经费，那个分支就会死。他们杀死了中微子。他们能办到，而且已经办到了。”

“但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找到答案。假如我懂得足够多，我就自己去找了。我来找你，因为你是个新人，刚完成全新的教育。难道你的知识血管已经硬化了吗？你不再有好奇心了吗？你不想搞懂吗？你不想寻找答案吗？”

历史学家热切地盯着福斯特的脸。他们两人的鼻子间只隔了几英寸，但福斯特的思绪一片混乱，以至于都忘了后退。

按理说，他该叫波特利赶紧离开。有必要的話，他该一脚把波特利踢开。

阻止了他的并不是对年纪或职位的尊敬，肯定也不是因为波特利的言辞说服了他。他只是对自己的母校略有些失望。

为什么麻省理工不教中微子？此时此刻，他回想起来，图书馆里可能连一本中微子的书都没有。他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他开始琢磨这个问题。

这是灾难的开端。

卡洛琳·波特利曾经是个有魅力的女人。现在，遇到某些场合，例如晚宴或是大学活动，经过一番精心打扮的她，还是能让人一窥当初的风采。

在普通的场合下，她挺邋遢的。她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年复一年，她长胖了不少，但臃肿的模样不仅仅是脂肪的功劳。她的肌肉都衰减了，变得软弱无力，因此她走路时有些蹒跚；眼皮也松弛了，脸颊耷拉下来，甚至连灰色的头发都似乎累了，软塌塌的，现在的直发似乎是在重力面前躺平的结果。

卡洛琳·波特利看着镜中的自己，承认今天自己的状态不怎么样。她也知道原因。

因为梦到了劳拉。一个陌生的劳拉，已经长大了。她一直哀怨到了今天。

不过，她后悔跟阿诺德提起了。他什么也没说，也没做什么不寻常的，但他就是被影响了。那天之后，他变得更加沉默。可能是因为在为与那位政府里的大人物的会面做准备（他一直说不抱有成功的希望），但也可能是因为她的梦。

还是从前的样子更好，他会冲她大声喊：“让死者安息吧，卡洛琳！谈论她不会把她带回来，梦也不会。”

这对他们两人来说都不好受，非常不好受。那一天，她没在家，她一直都为此自责不已。假如她待在家里，假如她没有进行不必要的购物活动，那他们两个都会留在现场。其中一个可能会救了劳拉。

可怜阿诺德没能成功。上苍作证，他尽力了。他自己都差点死了。他从燃烧的房子里现身，痛苦地蹒跚着，伤痕累累，呼吸困难，眼睛都几乎瞎了，怀里抱着死去的劳拉。

噩梦就此盘桓，再也没有离开过。

从那以后，阿诺德慢慢地长出了一身“外壳”。他养成了一种温和的冷漠，没东西能穿透，没有火花。他成了一个清教徒，甚至放弃了他的小小恶习，不再抽烟，戒掉了偶尔骂脏话的嗜好。他取得了研究迦太基新历史的经费，并为此付出了全身心的努力。

她帮过他。她收集参考资料，整理他的笔记，并为它们拍了微缩胶片，然后就突然收手了。

一天晚上，她突然离开书桌，冲进洗手间，剧烈地干呕起来。她丈夫不安地跟着她。

“卡洛琳，怎么啦？”

喝了口白兰地之后，她平静下来。她说：“是真的吗？他们真这么做过？”

“谁做过？”

“迦太基人。”

他盯着她，她拐着弯儿说了出来。她没法直说。

迦太基人似乎崇拜摩洛神，摩洛神是一个中空的铜像，肚子里有个火炉。在国家的危急时刻，祭司与民众会聚集到他身边，在举行适当的仪式和祷告之后，将活生生的婴儿们扔进火焰之中。

在那关键的时刻之前，婴儿被喂了蜜饯，避免牺牲的功效被惊恐的哭声破坏。那一刻之后，鼓声响起，以淹没婴儿尖叫的那几秒钟。父母也都在场，他们应该还觉得欣慰，因为牺牲是为了取悦神灵……

阿诺德·波特利不悦地皱起眉头。那是一派胡言，他告诉她，都是迦太基的敌人编的。他早该提醒她的。毕竟，这种宣传性的谎言还是挺常见的。据希腊人称，古代的希伯来人在他们的圣殿之中供奉着一颗骡子的脑袋。而据罗马人所说，野蛮的基督徒憎恨所有的人类，他们将异教徒的孩子活埋在地下墓穴

之中。

“那他们没这么干过？”卡洛琳问道。

“我相信他们没干过。原始的腓尼基人可能干过。活人祭祀在原始文明中很常见，但鼎盛时期的迦太基不是原始文明。活人祭祀通常会被象征性的行为替代，比如割包皮。希腊人和罗马人可能把某些迦太基的象征行为误认为是原始的真实场景，要么是出于误会，要么是出于恶意。”

“你肯定吗？”

“我还不能肯定，卡洛琳，但等我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后，我会申请使用年代观测，这么一来，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

“年代观测？”

“时间窗。我们可以聚焦处于危急时刻的迦太基，比如公元前202年大西庇阿登陆的那一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观察实际情况。你会看到我是对的。”

他拍了拍她，鼓励地笑了笑，但她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每天都梦到了劳拉。她再也没帮他做迦太基的项目。他也没要求过。

此刻，她强打起精神，等着他回来。他回到城里后，给她打了个视频电话，跟她说他已经见了政府里的家伙，结果不出所料。这意味着他失败了，但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挫败感，视频中的他也没有萎靡之处。他说，在回家之前，他还要去办一件小事。

这意味着他会晚回来。没关系，他们两人都不怎么关心晚餐是否准点，也不关心什么时候要把菜从冰箱里拿出来，或是要拿哪种菜出来，或是何时要启动菜上的自热装置。

他到家之后，她吃了一惊。他身上看不出明显的懊恼的痕迹。他一本正经地亲了她，笑了笑，脱下帽子，询问在他离开期间家里是否都好。一切显得几乎完全正常，几乎。

她学会了注意细节，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之中，她注意到了一种急匆匆的态度。对于早已习惯他一切的她来说，他明显带着紧张的情绪。

她说：“发生什么事了？”

他说：“后天晚上有位客人要来吃晚饭，卡洛琳。你介意吗？”

“当然不会。是我认识的人吗？”

“不是。是个年轻的讲师。新来的。我跟他说好了。”他突然靠近了她，抓住了她的双肘，保持了一小会儿，然后又迟疑地放开了，仿佛因为显露了情绪而感到不安。

他说：“我差点没能说动他。难以想象，可怕，真可怕，我们都习惯屈从，都对捆绑着我们的缰绳麻木不仁。”

波特利夫人不确定自己是否听懂了。但一年多以来，她看着他变得越来越负面，对政府的批评也变得越来越大。她说：“你没跟他说什么蠢话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蠢话？他会帮我做些中微子方面的工作。”

波特利夫人完全不懂“中微子”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但她确定它和历史学无关。她轻声说道：“阿诺德，我不希望你这么做。你会失去教职。它属于——”

“它属于学术不端，亲爱的，”他说，“你想说的就是这个词。很好，我就学术不端了。假如政府不准我

推进研究，那我就自己来。我这么做了之后，其他人就会跟随……即使他们不跟，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迦太基，是人类的知识，而不是你我。”

“但你不认识这个年轻人。要是他是研究委员会的密探，那就坏了。”

“不可能，我愿意赌一把。”他把右手握成了拳头，轻轻地摩擦着左手的掌心，“他已经站在我这边了。我肯定。他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能从人的眼睛里、脸上和态度中看出他有没有知识上的好奇心。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即便如今也需要时间才能把它从人身上根除，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蛊惑……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为什么不制造自己的年代观测仪，让政府见——”

他突然住嘴了，摇了摇头，转身想要离开。

“我希望不要发生什么意外。”波特利夫人内心禁不住觉得肯定会发生意外，并提前为丈夫的职业生涯和他们的老年生活担忧起来。

他们是他们之中唯一预感到会有麻烦的人，而且是个大麻烦。

乔纳斯·福斯特迟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波特利夫妇位于校园外的家。在这天的傍晚之前，他一直都没拿定主意是否要赴约。到了最后一刻，他发现自己无法对抗社会习俗，怎么能只提前一个小时才取消晚餐约会呢？当然，还有无法摆脱的好奇心。

晚餐仿佛持续了一个世纪。福斯特心不在焉地吃着。波特利夫人坐在餐桌远端，心思似乎云游到了别处。她只问过他一个问题，问他是否结婚了，听到他回答说还没有时发出了不认同的声音。波特利博士例行公事地问了问他的职业生涯，并微微点了点头。

晚餐很是平静、呆板，甚至称得上无聊。

福斯特心想：他看上去不是个坏人。

过去的两天，福斯特一直在研究波特利博士。当然，都是私下的，几乎不留痕迹。他尤其怕被人在社会学图书馆看到。虽然历史属于一门边缘学科，历史研究通常被大众当作兴趣读物，或用来熏陶情操，不过，物理学家可算不上什么“大众”。假如福斯特被人看到在研究历史，别人会觉得他有些怪异，跟相对论一样怪，不久之后系主任就会怀疑这位新讲师是否真的适合这个职位。

所以他必须小心。他坐在偏僻的角落里，埋着头，在人少的时候溜进溜出。

他发现波特利博士写过三本有关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书，外加十几篇文章。最近的几篇文章（均发表于《历史观察》）都从同情的角度描述了罗马之前的迦太基。

这至少吻合波特利的故事，或多或少减少了福斯特的怀疑……但福斯特仍然觉得趁事情还没开始就做个了断更明智，也更安全。

科学家的好奇心不能太过分，他想着，对自己有些不满。这是个危险的品质。

晚餐之后，他被催促着来到了波特利的书房。进去之后，他一下子提起了精神。墙面都被书堆满了。

不单是胶片。当然，里面有胶片，但数量远远赶不上真正的书——印在纸上的书。他想象不到还有这么多书存在于世上，而且都还能翻看。

这让福斯特觉得不安。为什么有人要在家里存这么多书？它们肯定都能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或者，最差的情形也就是去一趟国会图书馆，假如有人不怕小小的麻烦，以微缩胶片的形式就可以将它们借出。

家庭图书馆肯定意味着某种秘密，散发着学术不端的气息。这最后一个想法却奇怪地让福斯特平静了下来。他情愿波特利是个真正的学术不端分子，而不是一个一直在演戏的钓鱼执法者。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阿西莫夫科幻短篇全集：最后的问题（全2册）》艾萨克·阿西莫夫.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14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